

以“外卖诗人”称号为大众所熟知的王计兵，最近出版了他的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珍》

为“没有爱情”的父母“讲”出一本书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图/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一 呈现出“介于散文和诗歌的感觉”

“成珍”，是王计兵的第一部非虚构文集的名字，源自他的母亲包成珍的名字，也寓意他拾起曾被轻放在角落的生命记忆凝结成珍的过程。

“这些年流传着一种说法：人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是生命结束；第二次死亡，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个人生活的痕迹；第三次死亡，是人间再也没有人想念。”2023年，在王计兵父母过世安葬三周年的仪式上，那些关于父母、故土和漂泊的记忆向他袭来。王计兵的内心燃起一种渴望——他要为父母母亲写一本书。

《成珍》从一次返乡祭奠出发，展开长达半生的回望。其中《父母爱情》追忆

父母那“如同被绳索捆绑却不奢望逃脱”的命运；《母亲的“幸亏”》《回忆的碎片》《母亲生命中的那些人》《父母离开后》等记录与家人相处的细碎日常；《饥饿的回忆》《有一种爱情》《金雁商店》《儿女》《春晚》《寻找命里的一颗糖》等篇章则是对前半生波折与蜕变的回望与剖白。

诚然，王计兵的书写离不开诗。他在散文集中以单篇形式集纳《六首诗》。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的诗穿插于散文之间，在细密而稍显沉重的叙述凿开气孔。这种气息的转换会带来疏离抑或是新意？王计兵把答案交给读者。“散文本身含有诗性，我希望呈现出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的感觉。”他说。



王计兵

二 “仿佛突然挖到了人生的泉眼”

“我们过来祭奠，三年了！父母的坟还带着人间的温暖/周边的草木已经枯黄/坟头草仍然青翠/阳光明媚得一如既往/泪水洗过的脸颊被照得很暖/像一种安慰，被光捧着/每次在父母的坟前哭泣/我都能卸下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母亲三周年祭》（节选）

2023年11月23日，那是王计兵母亲过世三周年的忌日。按照风俗，逝去的夫妻合葬三年后需将坟头合并，于是王计兵兄弟三家相约从不同城市返回故乡。村庄赶上了拆迁，提前到家的王计兵无处可去，便选择从高铁站步行18公里到父母坟前。途中他特地绕道舅舅家，却因担心年过八旬的老人受刺激，只在房屋西侧的路边坐了许久。“在这条母亲生前无数次走过的路上，我边

走边写，不知不觉写了一万多字。”

在《成珍》开篇，他沿用了曾经的诗歌标题《父母爱情》。这是对此前争议的一次回应，也是对他所了解的父母的如实记录。

“直到现在，我认为父母之间没有爱情。它可能是一种亲情的延续，是生活惯性带来的两个人之间的融合。”散文中描述了母亲遭受家暴的细节。王计兵说，在当时的背景下，父辈推崇的是拳棒式的婚姻关系，仿佛那是维护婚姻稳定关系的一种方式。而他的母亲，与处于同一年代的部分妇女无异，在痛苦挣扎中隐忍不语。

幼年时期的切身体验，影响着王计兵的婚姻观、恋爱观。王计兵说：“我和爱人结婚之后就和她说过，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打架，不管是对你，还是你对我。”

三 “不能拉低文学的高度”

从诗集《赶时间的人》到最新出版的非虚构文集《成珍》，三年里，王计兵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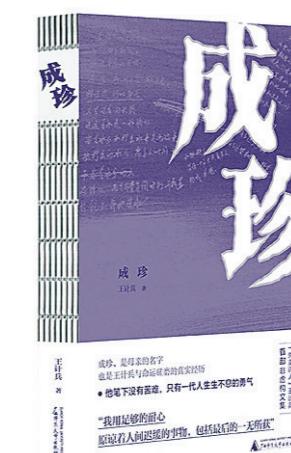
2025年，他登上春晚为歌手王菲报幕并朗诵自己的诗歌；在刚过去的2026“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上，他与刘震云、梁晓声等名家畅谈文学；不久后，他将携意大利语版诗歌《下午三点》及其他作品，赴意大利、匈牙利进行文化交流。

与过去30多年默默无闻的写作不同，如今的王计兵成了“被看见”的那个。“这就好比做一件家具，自己放在家里用和拿到市场上售卖肯定不一样。我现在写作，如果作品写得好，差不多就能有机会和读者见面。”于他而言，写作不再是一件敝帚自珍的事情了。

正因如此，他在写作时会想得更多，想着文学最终的去处。“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会有很多人因此走出来、被看见。我作为一个已经被看见的人，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不能拉低文学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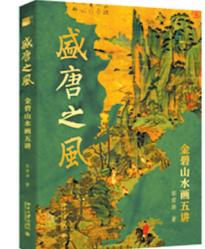
“如今我的生活里，诗歌与散文是并行的。”尽管推出了首部散文集，王计兵依旧留心攒下那些饱含诗意的句子，“每天用在写散文和写诗的时间差不多。”在他看来，写散文与诗歌具有连通性，两者之间的切换是自然发生的。

和写诗的方法类似，王计兵的散文是“讲”出来的。有时讲着讲



《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

郭君涛 著



唐代金碧山水绘画表现形式是中國美术史中一个相对完整和复杂的文化艺术系统，追溯这个系统的起源、高峰、衰落、演进以及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关系是本书写作的主线，同时考虑时间、空间因素、地域特点、中外文化交流等，构成本书写作的辅助线索。

《时空价值：高质量发展的商业模式创新》

路江涌 著



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人、货、场”模型已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商业现实，本书深度解构该模型，拆解“人”的需求本质、“货”的价值构成、“场”的时空维度，再结合数智化特征予以重组，构建以“时空价值”为核心的创新模型，强调从用户到需求、从产品到服务、从空间到时间，以及从占有到使用的根本性转变。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王德威 著



本书借“五四”以来已有的研究成果，试图对晚清小说做更深入的考察。作者将“晚清”的时代范围扩及鸦片战争以后，并力求打破以往“四大小说”或“新小说”式的僵化论述；除文本诠释之外，更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文化场域，就其中的世变与维新、历史与想象、国族意识与主体情操、文学生产技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等议题，展开激烈对话。

《美女与野兽：一部时尚与暴力的历史》

迈克尔·陶西格[美] 著



一部人类学领域中的《恶之花》。作者轻快的笔调也掩饰不住他真实的悲哀：美是如何镶嵌在残忍、权力和死亡的游戏中而成为一种黑色寓言的。

《北大教授的十二堂通识课》

王博 吴晓华 主编



汇集十二位北大名师学者的智慧，横跨人文历史、经济发展、社会热点、科技伦理等多元领域，从文人侠客梦、北宋士大夫风骨到AI伦理治理，从明清商帮智慧到女性题材影视解析，兼顾经典与前沿，以通俗语言传递深刻洞见，为读者搭建起广博的知识体系。

书序

二十年沉潜 始成刘伯温新传

□黄天骥



洞见

穿透“少年史”的黑色幽默与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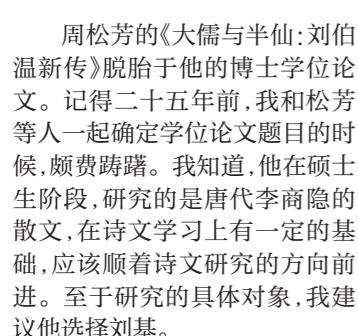
□范以锦

张蜀梅的新著《唤马镇往事》，将自己“少年史”冠以“黑色”之名，以此锚定全书的情感底色。不过，这抹“黑”并非全然压抑，其中氤氲着以戏谑对抗困顿的黑色幽默，更掩不住刺破阴霾的生命光彩。书中的“黑色”过往、幽默智慧与温暖亮色，共同勾勒出作者从故乡走向远方的人生轨迹。

本书采用了沉浸式的非虚构书写作策略，作者将自己完全融入亲历亲闻的人与事中。叙事虽围绕各类人物个性铺展，但核心始终是“我”。在描绘亲友乡邻等鲜活个体时，她始终将自己嵌进故事的肌理之中，使得作品的真实感愈发鲜明。即便在非直接写人的章节，作者也善于通过气象变迁与社会百态的描摹，反衬人生的酸甜苦辣与心境的悲欢起落。当她写到在亲朋劝说下很不情愿地恋爱时，有这样的叙述：“很幸运，相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果断地分手了，这对彼此都是一种解放。”紧接着笔锋一转，落墨于后门的七八级石梯、石梯下机耕道旁夏日的杂草野花、此起彼伏的蝉鸣，还有忽来的热风与骤雨，以及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炎热与无聊。景物的繁杂沉闷与彼时谈婚论嫁的压抑心境相融，将那份进退两难的复杂心绪渲染得淋漓尽致。

《唤马镇往事》一书中的“黑色少年史”这一章节，这可看成是全书的精神内核。这里记录的不完全是作者自身的经历，还有她目睹的社会现象。无论是亲历的困顿，还是目睹的荒诞，都曾让作者陷入深深的迷茫。但她从不是困于泥沼的妥协者，而是以黑色幽默为矛，去应对她认为“一点也不幽默”的事，在灰暗的境遇里劈开一道缝隙。

作者笔下的少年时光之所以被冠以“黑色”，是因为那段岁月里曾给她带来生存的窘迫与命运的磋磨：家境艰难到揭不开锅时，她竟协助奶奶，从全家人最畏惧的爷爷的铺子里“偷”出5元钱；违背她意愿的事一次又一次发生，最失落



周松芳的《大儒与半仙：刘伯温新传》脱胎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记得二十五年前，我和松芳等人一起确定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颇费踌躇。我知道，他在硕士生阶段，研究的是唐代李商隐的散文，在诗文学习上有一定的基础，应该顺着诗文研究的方向前进。至于研究的具体对象，我建议他选择刘基。

刘基是文学家、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研究他的著述也颇不少。但是，把刘基在文学上的造诣和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结合起来，勾勒出他“这一个”的独特性格，并且和他的诗文艺术风格联系起来，其间，还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还可以在学术层面上有更新更深的开拓。又想到松芳的工作性质和学习经历，觉得他研究刘基，大有好处，因为认识刘基复杂的心理活动、纵横捭阖的政治才能，有助于研究者提高观察、处理人和事的综合能力。

论题确定以后，松芳在通读刘基作品以及与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首先梳理刘基生平以及了解他与朋友交往的材料，写成《刘基年谱》和《刘基交游考》